

## 人与时间

□广东代表团 王威廉



历史如洪流,不由分说地把我们涤荡过来。我们可以体验到,在个人生存话语和总体历史话语之间,其实存在着巨大的罅隙,这是一个作家的基本困境。以人的想象力和同情心,去记忆历史的碎片,去修复历史的裂痕,才能清晰地看到人类的来路,才能恰当地理解我们的现实,从而思考人类的去处。因此,只有先“立人”,才能触摸到有温度的历史。尤其对写作来说,历史化的个人写作意味着历史与个人的一种互动关系,发现历史的连续性,其实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化的理论建构,因为在那“连续性”中究竟是怎样的逻辑和动力在起作用,这决定了一个人对于世界的根本判断和信念。作家并非理论家,但作家是“可能性”的专家,在“可能性”当中可以窥见关于“连续性”的各种真相。

在可能性当中,我们也在更深深地开掘着现实的意义。现实主义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天生具有探究时代与现实的精神力量。这种文学与现实、与人生的紧密关系,在我看来已经成为文学的核心灵魂。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很多作品已经失去了人的灵魂和力量,只是在现实生活的外壳上做文章。虽说小说的“物质外壳”很重,但小说只有“物质外壳”,只有世界的“外在景观”,便丧失了灵魂的位置。这个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人自身的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我们要想方设法重返人和现

实的矛盾中。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早就提出,科技知识更替得越来越快,人类已经步入了“后喻文化”的时代,也就是由晚辈来主导文化传递的方式,这与前现代由长辈主导文化传递的方式有了本质的不同。所以,年轻一代在尚未得到前辈的真正理解之际,就已经启动了新的未来模式。但我们不禁要追问:经受积年累月人文教育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能否像别的知识领域那样,可以迅速启动某种未来模式?很难,但至少我们应该对那种未知模式进行正与反的思考。

海德格尔说,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这个语言,自然指的是人文语言。人文语言正在受到隐蔽的数理语言的侵蚀,我们天天刷手机,看着碎片化的信息,其实是被载

体和技术所控制。人类文明在这方面的萎缩,会加剧人的危机,我们会距离美、距离诗意、距离生命本身越来越遥远。我们每个人都对文学在这个时代的存在产生着各种各样的焦虑和质疑,文学的意义何在?写作的意义何在?

让我们回到小说诞生之初的历史现场,看小说的诞生,是如何建构了人和社会价值的共同想象。小说叙事的背后,站立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他发出了独特的声音,这个独特的声音意味着个体的生命是不能被集体、消费和科技所淹没的。每次读那些伟大的小说,比如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的作品,你的脑海里都会被那伟大的声音所唤醒,他的声音唤醒了你自己的声音。有了自己内心的声音,你和世界的关系才有了真正的开端。小说作为一种唤醒,它的唤醒功能跟其他的社会科学知识都不一样,因为小说是一种特殊的知识,一种关乎心灵和生命的鲜活知识。因此,在这个文明大转型的时期,我认为小说又重新变成了最为重要的艺术形式。

回到我们的焦虑当中,回到我们的痛苦当中,回到我们的困境当中,在煎熬与探索中加剧那焦虑,深刻那痛苦,拓宽那困境,只有如此,写作和文学才能成为支撑我们生命循环的根本分泌机制,我们才能在复杂丰富的当代语境中,用自己独特的声音写出可以超越时间、又扎根此在的“中国故事”。

文学需要呼唤真实而强烈的激情,但更应保持该有的理性。作为青年报告文学作家,如何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这是我们必须时刻面对和思考的课题。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这一属性也决定了报告文学作家必须行走与思辨。这几年,在中国作协和湖南省作协的具体指导下,我一直坚持行走,行走在贫困山区、革命老区、改革开放的前沿,抵达生活和历史现场。坚持思辨,以对人民对信仰对真理的爱,去呈现真善美,鞭笞假恶丑。创作实践让我深深感悟到:惟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将个人情感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青年作家才能健康成长,才能创作出既有时代精神,又有思想深度和生活温度的作品。

报告文学的行走,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价值、艺术、情怀、理想,是责任与担当的选择。既包括脚步的行走,也包括思想的行走;既有关现实生活的抵达,也有历史现场的抵达。

近几年来,行走成了我的生活常态,既行走在书本中,更行走在现实生活和历史图景中。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马桑树儿搭灯台》,我在山村吃住两个多月,走遍湘西革命老区;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见证》,我在山东沂蒙革命老区生活了近半年,深深感受到了革命老区党和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我先是在书本里行走,通读并研究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扶贫理论书籍和扶贫工作作品100多部,接着走入火热的生活现场。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独自行走于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脱贫攻坚主战场,走过湖南、云南、甘肃、宁夏、新疆、贵州、西藏等14个省39个县的202个村庄。今年初以来,为了创作一部反映“一带一路”的长篇报告文学,我重走“长沙窑”出省、出国、进入海外市场的路线,探秘“长沙窑”兴起并打入海外市场的



## 做人民心声的传递者

□湖南代表团 纪红建

## 诚恳面对我们的内心

□江苏代表团 孙 频



我从2008年到2018年,不觉也写了10年时间了,这10年时间里我从生活到写作上都发生了一些变动,我感谢我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我的家乡,一个地处山西中部的小县城,它给予了我记忆中永远明亮的四季。后来读大学去了甘肃,直到毕业多年后,回头想想却发现那是一段独特的美好时光,而且不可复制。那些寸草不生的荒山,那些戈壁滩上的广袤苍凉,那些远远的让人敬畏的雪山,那种浮游于天地间的自在与孤寂,尤其是它对写作的意义,是只有多年之后我才能体会到的。再后来我来到南京,我站在秋天南京城落叶纷飞的梧桐树下再次感谢命运对我的馈赠,让一个耿直的北方人被温润优雅的江南文化所浸润。每个地方都在我身上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它们将共同交汇成我内心气质的一部分。而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就是,所有的经历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无论是欢乐还是伤痛,都不会是白白经历,都会变成供养一个作家的养料。

除了地域的变化,这10年时间里,我的内心也一直在经历着变化。10年看起来不长,但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在其中已经历了多少的摸索与调整。我曾经想把每一部小说都写到极致,以写出一种人生的真相。到后来,我忽然发现自己的写作渐渐温和下去了,减缓了激越的怨愤,多了宽宥、慈悲和豁达。我想这一方面是因为年龄在逐渐增大,所见之事之人也渐渐增多,开始更透彻地理解生活,理解这个世界、理解世人。一方面是我对文学的认识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我渐渐开始从坚硬的现实中寻找到一些精神的微光,并且意识到,正是这些微光才真正支撑了一个人有尊严的活着。尊严到底是什么,我借用自己小说中的一句话就是,人生不管怎样虚空,相信某些东西一定会到来,一定会发生。

渐渐地,我开始从对内心的沉溺与执著中走出来,更多地关注时代,关注众生,开始学会不带任何偏见与怨艾地深入生活中的每一寸肌理。在这个过程中,我也体悟到脚踏实地生活与丰富厚重的经验对于写作的滋养极为重要,才明白前輩作家们口口相传的“深入生活”之意义何在。体悟到那些最逼真最有生命力的细节一定都是来

自于生活的馈赠,而不是单纯靠臆想就可以完成的。所有人都有时代性,而追究时代性,就不能没有历史感,因为正是历史才造就了时代,而所有在岁月长河中能被我们薪火相传,能滋养作家心性与才华的一定是那些历史中最厚重最深沉最不会被岁月湮灭的星光。

文学是一种艺术,所有的艺术都必须要有属于它的特殊质地和独特精神,有它的优雅从容,还有它的肃穆威严,像神殿一样自有着它内在的光明与启示。每一个作家都希望能

留下一部真正的文学作品,所以文学需要一个作家付出的绝不仅仅是大量的时间,它更需要的也许是一种在暗处燃烧的深情,一种以血饲剑的勇气,一种摒弃自恋的反思能力,还有就是一个作家最终的文学精神。这种文学精神也许终将区分开写作的品格与意义。我明白了对待文学写作一定要诚恳。诚恳对待自己的内心,诚恳对待世界,诚恳地写下每一个字。我明白自己是一个才华很有限的人,也不算聪明,所以就更需要诚恳甚至诚挚。不讨巧、不盲目跟随风潮,忠于内心,深入到生活,慢慢思考慢慢阅读,以至于看起来很笨拙很缓慢。

我们也不需要去追究在写作过程中的得失,不需要为那些文学之外的事物,比如名利比如市场而时时感到焦虑。因为万物之间自有着一种能量守恒。有时候细细琢磨会觉得宇宙间真的是很有意思,宇宙里其实自有着一种宇宙性的兴奋,它安排好一切有生命或无生命事物的统一性,它还时时传达出一种危险感,就是所有这些事物和形状背后的进程是多么不牢靠,多么容易变化。而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又使得万物能安然运行在自己的轨道上。所以,作家与生活之间的那点不平衡终究会被囊括于这个世界的大平衡之中,它能带给这个世界的一点点眼泪或欢笑都不过是一滴水,转瞬即逝。而写作对于作家本身本身就具有救赎的功能,这或许便是最好的,也是最幸运的。

记得诺曼·梅勒说过一句话,他想了很多年才想明白,对于作家来说,写作的真相就是那些特别虔诚的人的优雅。

报告文学的行走,不仅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价值、艺术、情怀、理想,是责任与担当的选择。既包括脚步的行走,也包括思想的行走;既有关现实生活的抵达,也有历史现场的抵达。近几年来,行走成了我的生活常态,既行走在书本中,更行走在现实生活和历史图景中。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马桑树儿搭灯台》,我在山村吃住两个多月,走遍湘西革命老区;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见证》,我在山东沂蒙革命老区生活了近半年,深深感受到了革命老区党和人民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为了创作长篇报告文学《乡村国是》,我先是在书本里行走,通读并研究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扶贫理论书籍和扶贫工作作品100多部,接着走入火热的生活现场。两年多的时间里,我独自行走于六盘山区、滇桂黔石漠化片区、武陵山区、秦巴山区、乌蒙山区、西藏山南、新疆喀什等脱贫攻坚主战场,走过湖南、云南、甘肃、宁夏、新疆、贵州、西藏等14个省39个县的202个村庄。今年初以来,为了创作一部反映“一带一路”的长篇报告文学,我重走“长沙窑”出省、出国、进入海外市场的路线,探秘“长沙窑”兴起并打入海外市场的

原因,探秘中国智造远销海外的文化和经济因素。我想通过唐代中国的强大海上贸易,既展示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也思考中国倡导“一带一路”的现实意义。在辽阔的大地和无边的海域行走,不仅让我吸收了文学的营养,更让我体味到“精神”二字的宽广与无垠。报告文学是时代最忠实的记录者。记录什么?怎么去记?报告文学作家除了要有独到的发现,不畏艰难困苦的勇气,挖掘出事物本质的决心,更要挖掘鲜为人知的、向上向善的独特故事。要特别注重挖掘具有文学空间的故事,要有典型意义,有戏剧冲突,故事要实要真要细,切记不能记流水账、假大空,否则就会成为读者眼中的“表扬稿”,受到诟病。在创作《见证》时,我和合作者将隐没在乡野的100多位老人令人心颤的记忆,以文学的形式呈现出来。虽然作品主人公质朴平凡,但他们的革命动机和质朴的信仰却令我们景仰。为了挖掘到鲜活独特的故事,我们给自己定位,在被采访的老党员家至少要待半天,采访的笔记至少要在1.5万字以上。有的老党员瘫痪在床、记忆模糊,甚至不能说话,我们就找他的后代聊,找邻居聊。有时觉得实在没什么可聊的了,我们就到房前屋后转转,看看房子、树木、附近的水塘和桥梁,总能挖到令人惊喜的故事。

报告文学最重要的力量,或者说文学的张力来自思辨。思辨就是要反思,有忧患意识、问题意识,给人启迪,发人深思。只有拥有现实主义精神,才能重建历史真实与强烈的现实观照。

在《乡村国是》的采访过程中,我有无尽的感动与感慨,特别是贫困群众自然流露的感激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贫困山区确实难,但再难,大部分都挺了过来,贫困已经成为过去了,或者已经渐渐成为过去时。就包括那些丧失劳动能力、曾经对生活绝望的群众,也因为搭上了精准扶贫这趟列车,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家中生活境遇也悄然发生了变化。看着浩浩荡荡的脱贫队伍,我看到了喜悦与温暖,更感受到了豪迈与自信。

我该写一个什么样的报告呢?这个报告又该如何着笔呢?思来想去,我决定把这部作品的话语权交给贫困地区的老百姓,把尽量多的笔墨留给他们,把他们的声音呈现和传递出来。虽然他们生活在最基层,但他们纯真、朴实,他们有一种摧不垮的高大与伟岸。

除了想尽快反映老百姓的心声,我还急切地想把自己一路走来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倾诉给读者,这是我的心愿。然而,面对如此壮阔的场景,如此重大的命题,我矛盾过、纠结过,但最终,我鼓足勇气把这个作品写了下来,紧紧围绕着贫困乡村,围绕着贫困乡村里的人和事,围绕着人心和人性,围绕着精神和灵魂。



## 书写无愧于时代的强军故事

□解放军代表团 郑润良

我是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作为军队的文学批评作者,我欣喜地看到,军旅青年作家方阵整体上呈现出强劲不息的创作风貌,特别是新生代军旅作家群体的崛起,更是值得关注。

由于阅历、知识结构等方面的相似,我更易理解同代人的作品。在我看来,批评和创作有内在的共通之处,都是创作指揮体制发生历史性变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焕然一新,我军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这样一个历史性的大变革,为军旅文学的审美表达提供了题材富矿和广阔图景,为军旅青年作家提供了难得机遇。责任在肩的军旅青年作家没有缺席,推出了一批生动反映改革强军实践的文学作品。但也要看到,当下军事文学的整体品质未有大的突破,特别是现实题材创作,还滞后于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保持军旅文学发展的良好势头,补齐存在的短板,要求广大青年军旅作家深入探寻文艺创作的源头,从中华民族5000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

显,无疑是好事。但同时,作家们也面临着新的课题,书写当代其实更需要历史感,这样才更能超越现实而审视现实、洞察现实。我们的青年作家,只要打开自己的想象与视野,走出个人化写作局限,把自己的创作与更广阔的人群、更广阔的生活现场结合起来,就一定能书写出属于这个时代的、真正有质地、有深度的中国故事。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可以明显感受到各级组织加大对纯文学期刊的扶持力度,青年作家的创作热情也被充分地调动起来。就军旅文学而言,新世纪以来,涌现出一大批以“70后”为主体的富有创作活力的青年军旅作家。青年军旅作家们积极响应强军号召,书写基层官兵在强军路上的梦想与豪情,也不回避“和平积弊”对官兵的影响,同样不讳言军人作为社会的普通个体可能面临的各种世俗性的困惑与抉择。军旅青年作家必须深入备战打仗的演训一线,以“轻骑队”的冲锋姿

态讲好强军故事,鲜活生动地塑造当代革命军人形象,为变革前行的伟大时代建构新的思想精神与理想价值。

新时代为青年作家们的写作带来了更丰富的可能性,作家们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这是一支“有智慧有才情、敢担当敢创新、可信賴可依靠的队伍”。在这支队伍中,青年军旅文学作家是其中不可或缺的坚实力量,相信他们将继续以丰硕的创作成果为中国军旅文学增光添彩,发出时代文学主旋律中的最强音。

## 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发言摘要

## 讲好中国故事

□重庆代表团 静夜寄思



随着国家对网络文学的重视,随着阿里文学、腾讯文学、百度文学、掌阅文学等大平台对文学的投入,随着影视公司、游戏公司、动漫公司进入文学领域、随着5G网络的到来,随着笔记本、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传播介质的更新换代,文学的发展肯定会越来越好,文学的路会越走越宽。

青年作家在享受时代福利的同时,我们惟有勇立时代潮头,讲好中国故事,创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接地气且正能量满满的作品,才能无愧于新时代,无愧于人民。

要肩负起青年作家的文学责任和历史使命,只有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品,需要做到下面几点——

## 一、尊重历史、重温历史、再现历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各种各样的具体表现,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绵延发展的深层动力。

这些历史文化,都是我们创作的瑰宝,身为青年作家的我们,不仅需要精读中华上下5000年的优秀文化精髓,而且要走方寸天地,去参观全国各地的文化古迹,去接受井冈山、延安、长征路革命精神的熏陶,去感受北京、深圳、上海、广东等一线城市发展改革的时代气息,惟有这样,我们才可能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

## 二、深入生活、扎根基层、贴近人民。

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将“兴文化”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使命任务;强调要更好地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强调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伟大时代。强调要适应网络文艺新趋势新变化,加强网络文艺精品建设,推出更多健康优质的网络文艺产品。这为新时代繁荣发展文学发展指明了方向,也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网络文艺工作高度重视,寄予厚望。

网络文学孕育于网络空间、植根于亿万网民,具有贴近生活、贴近受众的先天优势,有责任也有能力抒写伟大的时代、伟大的人民、伟大的实践,反映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推出更多有灵魂、有温度、接地气的作品,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加丰富、更有营养的精神食粮。

## 三、与时俱进、坚持创新、塑造经典。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文学同样在发展,这不仅体现在文学的传播介质、传播形式上面,同样体现在文学的题材、内容、形式、手法的拓展和创新上面,青年作家要不断掌握新知识,熟悉新领域、开拓新视野,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向墨守成规说不、向跟风抄袭说不,自觉讲品味、讲格调、讲责任,紧跟时代发展步伐,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紧贴社会重大热点,创造出新时代精品之作。

## 四、远离浮躁、不求功利、沉心创作。

网络文学用户数量大、传播范围广,特别是在青少年中有广泛影响。要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严肃认真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坚决抵制低俗、庸俗、媚俗。文学创作没有捷径可走,惟有十年磨一剑的坚持,才能在锻炼自己文字驾驭能力的同时,锤炼出真正的精品。要是不热爱这个行业,是没有办法坚持十年如一日的枯燥创作的。从事文学创作十几年,见过太多的文友因为忍受不了创作的艰辛、枯燥和寂寞而放弃,也听说过太多文友因为要每天坚持创作,从而牺牲了很多陪伴家人和孩子的时间,成功没有偶然,一名成功作家的背后,有着数不尽的辛酸和苦楚。

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青年作家要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惟有这样,才可以创造出“叫得响、传得开、留得住”的文艺精品。